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单身潮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据民政部 2018 年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单身人口规模已达 2.4 亿。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中国新闻周刊》原主笔波波夫在《单数社会》一书中,依托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研究数据,从纵横对比的角度,分析研判形成单身潮的各种成因,并中肯地指出,无论结婚还是单身,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就不乏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

单身,看似是个人行为,实则映射出人们的思想观念、处事态度、行为准则,从中衍生出诸如空巢青年、女性独立、无力恋爱、单身经济、中年危机等多重话题。本书以单身潮中的未婚大龄青年作为主要评议对象,从年龄、地域、经济、教育等多维层面,探讨了这部分人选择单身的复杂成因,强调全社会应以更加宽容和理性的态度,正确看待这种社会现象。

书中,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将单身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类型。详尽分析了两类型的社会表现和生存现状,并就性别、地域、周围环境的不同,所导致的迥异单身样态,进行了点评。在他看来,积极单身者的主观意愿更强,他们大多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加之始终



陆梅的少儿小说《万花筒》,讲述了主角麦小节暑假期间在上海里弄里的一段生活经历。小说叙事有很明显的时间线,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部小说在叙事中所展现的空间性,让我们可以在文学想象中穿梭于各个场景,感受人物在不同场景中的情感、梦想和追求。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其所著的《空间的诗学》中提出,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万花筒》中诸多的叙事空间显现了人物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经验,可以说,“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

也就是说,外部的生活空间被人创建、体验,同时构建人的内在空间——心灵空间。我们不妨从“空间诗学”的维度梳理《万花筒》的空间特性、人物体验,以及对我们的启发和思考。

梅家坞是生命的原乡与心灵的故土。梅家坞是中国乡土世界的一个缩影、一个符号,相对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而言,它质朴、纯粹、不染尘嚣,也闭塞、滞缓,隐匿在现代化的身后。但它是一块被情感、善良滋养的土地,素兰奶奶与佩兰奶奶在这里义结金兰,麦小节的爸爸被抱养到这里生根发芽,麦小节在这里度过少儿时光。麦小节的爷爷、奶奶从这里走向城市,麦小节长大后,也从这里走向城市,它是无数离开家乡向城市流动的人的精神基底和梦中故乡。所以,当

# 从单身潮看单身世界

——读波波夫《单数社会》

都能以平和的心态,融入到自得其乐的单身世界里,所以,单身不仅没有给他们造成困扰,相反,还让他们时时体会到独处一隅的快乐。至于消极单身者,除了个性修为与周围环境难以相融导致独身外,婚姻上的频频受挫,以及经济实力上的不逮,也是迫使这些人选择单身的重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单身的性别分布也很有特点,单身潮中的未婚男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且分布在各个年龄层;而未婚女性则更多集中在城市地区。这一方面真实反映出我国城乡之间的现实差异,另一方面,也观照出男女青年在就业、择偶、婚恋观念上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而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单身潮现象已经日益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当中,为这个时代烙印下了单数社会的痕迹。单身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为此,我们完全不必戴着有色眼镜,给这些单身族贴上另类的标签,更不必对他们的单身妄加揣测,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单身生活并不意味着孤单寂寞,一样有着它的纷繁和精彩。

书中,作者分析了由个体单身一步步嬗变为单数社会的具体成因。从内因上看,一是两性平等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经济日益独立,强化了未婚大龄青年、尤其是女青年的独立意识。二是数字时代短视频、社交网络、游戏等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为当代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陪伴功能。三是智能手机、各种应用程序的普及,虽然使结交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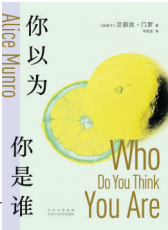
人变得更为容易,现实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反而因此变得更为遥远,这无形中促进了单身潮的来临。加之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全球化思潮的影响,许多社会观念也正在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例如,从一辈子只做一份工到频繁地变换工种,从一生只爱一个人到借助网络也可托定终身,从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到“大女主”形象泛滥荧幕,从期盼“暖男”到呼吁男子汉气概回归……以往那些颇具正能量的价值观,正悄然被更为时尚的观念所代替。使得一部分未婚大龄青年愈加看重自身价值的实现,从而促使他们走进了单身潮的行列。在此语境下,人们的个体意识也越来越强,追求个性、独立和自由,日益得到一些思想活跃的年青人,特别是未婚大龄青年的认可。从外因而言,居高不下的房价、日积月累的教育开支、紧张严峻的工作压力等多重因素迭加,客观上,也为单数社会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全书除了从国际、国内两相对比中,探求未婚大龄青年单身的内外成因外,还对单数社会所带来的一些机会以及未来走向作出了展望,并对单身群体将面临的新困惑作出预判。总之,面对单数社会的到来,我们需要以理性和清醒的态度看待,一方面主动适应,另一方面多措并举积极作为,在美美与共中,共同促进全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是《单数社会》所要表达的题旨,也是社会各届乐见的暖心之举。

刘昌宇



## 《你以为你是谁》



母亲因病早逝后,女孩露丝与父亲及继母一同生活在家乡小镇尘土飞扬的一端。伴着“庄严的鞭打”和“半个柚子”的叫喊声,露丝走过她的童年。当驶向大都会的火车轰隆向前,露丝也开始像春天里迁徙的“野天鹅”一样羽翼渐丰。奇遇般的初恋为她带来更为优渥的生活,可“乞丐新娘”的诅咒从不曾消失;几段情感的纠葛,是苦中作乐的“淘气”,也是无可奈何的“天意”。最后,行至中年的露丝终于又回到自己的生身之地,回到一切故事的起始点,向内心深处最隐秘的自我发出质问——你以为的你,是谁?

作者艾丽丝·门罗,加拿大作家,当代短篇小说大师。代表作有《逃离》《亲爱的生活》等。



## 《大变局》

1861 年,咸丰皇帝逃往承德,并死于避暑山庄。为了壮大国力,摆脱面对西方的弱势局面,在慈禧的推动下,大清王朝开启了自上而下的变革之路。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通过总理衙门的创设、同文馆的建立、近代海关系统的引入、洋务军工企业的创办、外交使团的西行、广学会的成立、废除武举、昆明湖里练兵等事件,大清并未走向愿望中的强大,而是一步步走向了帝国的灭亡,这是为什么呢?

作者谌旭彬,笔名言九林,青年作家,资深历史编辑,出版书籍《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等。

## 《万花筒》折射出孩子的多彩生活

麦小节去上海,爷爷奶奶都认这个亲,都尽其所能地招待和照顾麦小节,也让麦小节与爷爷奶奶建立了情感连接,这实质上也是乡村与城市血脉相连的隐喻,即便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标杆城市上海,它的千面魅影与骄傲荣耀也始终建立在乡土的基座上,它可以凭借自己的魅力和优势,吸纳一代又一代奔赴而来的来自乡村的人,永远不可能斩断乡土的血脉而自我繁衍。

永年里是市民社会的缩影与梦想蛰伏的居所。“奶奶家”加“城隍庙”加“外滩”加“大世界”约等于大上海。这里所说的“奶奶家”就是永年里这条弄堂,它是大上海的基底,是大上海众生相的写照。在这里杂居着从乡村来都市谋生的产业工人、退休人员、小职员,这是一个公共空间和场域,各家各户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秘密可保留、掩藏,大家可谓知根知底。正是在这个空间里,搭建起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家宅空间。一个是基层市民的生存空间,由灶披间、亭子间、小阁楼构成,它安放的是人的肉身,与食物有关,与家长里短有关,与烦恼人生有关。虽然琐碎,虽然一地鸡毛,甚至跌入尘埃,但是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充满了生存的力量与意志,那里生活着麦小节的爷爷奶奶、排骨精爷叔、胖阿姨等。另一个知识阶层的生存空间,由干净的卧室、宁静的书房构成,那里不关涉油盐酱醋,只追求个人的价值,这个空间里以白雪的妈妈齐老师为代表,他们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也不放弃充实的精神世界。这两个空间由于时代的因素被错杂地放置在一起,一个热,一个

冷,彼此刻意保持距离,各自守护着自己的空间,却被麦小节和白雪这两个孩子的纯真、毫无芥蒂的交往,突破了之间的鸿沟。

我们可以在小说里读到,麦小节受到白雪这个城市孩子的启蒙,唤醒了她对身边事物的敏感和知觉,还有意无意地开启了她的心智。白雪也受到了麦小节的启发,从麦小节身上淳朴、憨厚但又不乏灵性的气质中,汲取了对生活的热情,激发了她对自己的探索和对梦想的追寻。两个孩子在精神上的双向流动,推进了弄堂里两个互为藩篱的空间边界的松动,双方情感开始对流,齐老师终于和大家坐到了一张桌上吃饭,给麦小节做裙子,跟邻里闲谈。这显示了以永年里为符号的上海弄堂众生相,以及他们的情感和思想。

其他空间还有白雪外婆家的别墅。由于时代的原因,别墅被改造成了大杂院,这是当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浪潮对老上海空间的一种变革与重塑。但白雪外婆和外公依然保持着种树养花的习惯,这种习惯是对过去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姿态的守护。

还有少年宫,那是孩子们的造梦空间。秦伯伯为了回馈麦小节和白雪帮他跑腿买烟,并保守抽烟的秘密,他带着两个孩子去少年宫看演出。少年宫对都市少儿而言是成长的资源和学习生活的日常,但对于麦小节来说犹如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同时,白雪也在这里找到了属于她的宝藏,她从此走进色彩缤纷的绘画世界。

白雪号轮船是家国空间的飞地,在这片浮动的国土上,中国远洋海员以“人有人

的风度,船有船的风度,国有国的风度”的精神,捍卫国家的权利,完成自己的使命。白雪的爸爸是其中的一员。他在远洋货轮上,不仅有家国责任的担当,也寄托着实现个人理想的希望。这种个人追求与家国情怀相融合的人格魅力,对麦小节和白雪来说,是成长路途上一种正向的影响。

上述书中的五个空间,在永年里发生了时空联结。《空间的诗学》中讲道,“我们转换的不是空间,而是空间的性质,通过变换不同的空间,离开寻常感受的空间,人就开始与另外一个空间进行沟通,空间能够启迪灵魂”。麦小节和白雪在这五个空间里张望、流连、探索、感受,她们的心灵有了更为丰富的体验。在这个深深影响了两个女孩的夏季,白雪启蒙了麦小节,用大都市的开阔视野和丰富性唤醒和推进了她心智、知觉和对世界的感受力;麦小节则启发了白雪,来自乡土的纯净、拙朴、善良补充了白雪的聪明伶俐、纤弱敏感,有了一种发现自我、认可自我的笃定。

《万花筒》突破了以城乡孩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创作的成规和窠臼,抛弃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和情节冲突设置,作者以一种城乡交互对话的模式,来推动各种生存空间之间的交叠,推动情感的流动,推动城乡气韵的相互补充和滋养。五个空间的交叠,形成了儿童成长的内在空间,旋转出了缤纷的世相和多元的外部空间。麦小节和白雪可以在其中辨别、体验和吸纳,我们的小读者也可以在阅读中品味感受,建构起自己成长的心灵空间。

选自《学习强国》